

艺术乡建中的参与式美育研究

——怀化会同县坪村镇美育共建共享品牌分析

缪智文 徐粤宇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 建设美丽乡村是国家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建设过程中缺乏专业队伍的指导、农村审美落后、盲目跟风仿古做旧、不尊重当地特色等导致出现美丽乡村建设停滞不前,建设成果跟不上现代化的社会需求等问题。以艺术乡建为背景,通过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美育共建共享品牌分析,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使用的参与式工作方法和思路,实现可持续的在地知识系统生产,以更好地促进在地美育课程的改进、促进在地美育教学的发展、塑造师生共同体、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乡村建设。

关键词: 艺术乡建;参与式美育;美育;参与式;在地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统筹优化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在此战略指引下,深化乡村美育工程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艺术乡建作为文化振兴的创新实践,正从边缘探索走向主流实践,其本质是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乡村文化基因解码,通过“软性介入”重构乡村价值体系,最终以艺术展演、古建筑改造、民艺开发、美育建设等方式介入乡村,为乡村发展赋予诸多生机。

一、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美育建设现状

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地处湘西南腹地,东倚雪峰山余脉,西临渠水河,是一座兼具红色底蕴与山水灵秀的生态小镇。全镇以低山丘陵为主,森林覆盖率超70%。作为粟裕大将故里,红色文化是坪村镇的灵魂。镇内保留着红军长征过境时的标语墙、战壕遗址,与粟裕少年读书的龙孔书院共同串联成红色研学线路。经济以生态农业为主导,万亩优质稻基地、高山云雾茶产业园与林下中药材种植形成特色产业链。近年依托“将军故里”品牌,发展起红色研学、民宿体验、农耕文化节等文旅融合项目,传统傩戏、茶山号子等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机。

二、艺术乡建美育共建共享品牌实践探索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第十五个年头,那些曾被城市化浪潮冲刷得黯淡的村落,正通过艺术乡建的毛细血管重获新生。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的美育实践昭示着——当参与式美育挣脱美术馆的桎梏,扎根于散发着稻香的田野课堂时,它不仅重塑着乡村孩童眼中的星空,更在解构与重建中,为当代中国探寻着一条兼具文化主体性与现代性的乡村复兴路径。

(一) 忙罢麦田艺术节

忙罢麦田艺术节作为一项根植于会同县坪村镇的乡村场域艺术实践,其核心价值并非止步于单一的艺术作品创作或文化活动举办,而是致力于实现环境感知、文化遗产与美育实践的多维价值。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团队基于“在地性”创作理念,通过构建“校村协同”的实践模式,在艺术介入乡村的进程中严格遵循“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原则体系,有效实现了专业教学与乡村美育的有机融合。

师生团队与在地村民及乡村学生建立起多维度的创作共同体,通过在地资源转化与公共艺术赋能的创新路径,将山地梯田的生态肌理转化为艺术叙事语言。材料选择方面,严格贯彻生态优先准则,构建起以可再生资源为主体、环保材料为补充的创作材料体系。这种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艺术生产方式,不仅使麦田景观与装置艺术形成生态共生关系,更通过低干预的实施策略有效维护了乡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最大限度减少对村民日常生活秩序的干扰,展现出艺术乡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价值。

乡村美育通过构建“社区-民俗-文化-未来”四位一体的

多维交互系统,在乡村场域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拓扑结构。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团队与在地小学构建美育共同体,通过创设“梦想解码”“生活剧场”“游戏拓扑”等主题性跨媒介艺术创作工坊,以绘画叙事、装置重构、表演性实践及声音景观创作等复合路径,系统提升乡村儿童的美学认知图式与艺术表征能力,实现审美启蒙与主体性建构的双向赋能。项目团队创新性提出“微介入”乡村美育范式,通过生活场域艺术化转换机制,将村民的日常生产空间(如麦田耕作区)、生活空间(院落及居所)及精神空间(传统信仰场所)转化为动态的美育拓扑网络。具体实践中,运用“日常物叙事”策略,将农具、家什等生活器具转化为展览符码,通过空间重置与意义再生产,构建起“庭院生活馆”与“田间展陈带”的复合展示系统。这种去中心化的艺术介入模式,不仅实现了艺术创作与乡村肌理的有机共生,更通过美学唤醒机制强化村民对生活本真性的感知,在重构日常景观的过程中培育乡村内生性审美自觉。

(二) 乡野艺校

乡野艺校以“美学实践激活乡村文化基因”为价值内核,构建起“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美育共生”的实践哲学体系。课题组创新性提出“四维工作法”方法论架构:通过空间测绘建立乡村文化拓扑,资源整备完成在地知识谱系梳理,创意生成实现美学叙事转换,实体营造达成公共价值输出,形成完整的乡村美育实践闭环。

团队着力建构“五维振兴模型”——以生态共同体守护自然基底,节庆共同体激活文化记忆,游戏共同体重构公共空间,艺术共同体培育审美自觉,教育共同体实现代际传承。这种系统化的美育工程,本质上是将乡村作为开放的文化实验室,通过社会雕塑式的整体营造策略,使美学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全域,最终实现“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的双向互构,重塑具有生命力的新乡村文明形态。

团队创新提出“乡土情境化教学法”,将乡村物理空间转化为沉浸式教学场域。通过“在地性课程研发机制”,开发出包含田野调查、生态图谱绘制、非遗解码等12个模块的研学课程体系。基于“兴趣导向型课程生成模型”,运用德尔菲法进行多轮需求调研,构建包含视觉艺术、行为艺术、数字艺术等六大领域的跨媒介创作矩阵。目前已形成八大特色课程模块:“「童筑·在地」乡土认知工作坊”、“「新裳·岁时」服饰文化创新工坊”、“「涟漪·共生」水域生态艺术项目”、“「解构·重构」材料叙事实验室”、“「声景·记忆」田野录音计划”、“「废墟·再生」空间介入实践”、“「肢体·对话」社区剧场计划”以及“「蓝白·传承」非遗活化行动”,累计完成32次教学迭代,形成可复制的乡村美育课程范式。这种将社会雕塑理念融入美育实践的创新模式,有效实现了艺术教育从技术传授向文化赋能的范式转型。

在美育教学方面,团队利用会同县坪村镇自然风貌、风土人情,以在地性为特色,让孩子放下手机参与到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并引导孩子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家乡之美、生活之美。团队成员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能够让儿童摆脱根深蒂固的模式化思维,让孩子拥有开朗幸福的乡村童年生活。项目团队深入了解本地文化,通过组织村民参与节日活动策划、共同行动,激发村民共同参与传统习俗再生与节日打造,促进文化自信、形成文明自觉,凝聚建设共识,构筑积极生活图景。有组织、有情感、有文化,这就构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社区。

三、艺术乡建中的参与式美育路径分析

艺术乡建需平衡外部力量与本土文化内生动力。通过解码乡土文化基因,将其转化为参与式美育课程,激发村民与学生的主体性:一方面用现代艺术手法重构传统元素,打造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平台;另一方面引导村民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创造者,让学生在文化实践中完成从认知到创造的跨越。这种双向赋能机制使传统智慧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动能,最终形成文化保护与创新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一)参与式美育有利于乡建美育课程改进

美育课程体系作为文化治理的实践载体,其范式转型直接决定着审美教育的有效性实现。传统美育范式深陷三重困境:其一,基于福柯“规训权力”理论形成的师生二元对立结构,固化知识传递的垂直权力关系;其二,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工具理性导向评价体系,形成标准化考核范式,消解主体审美判断力的生长空间;其三,城乡二元认知框架下的课程内容设计,导致乡土文化资本在教材体系中的系统性缺位,造成教学场域与乡村文化场域的认知断裂。

参与式美育本质上是构建“主体间性”教育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建立“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角色转换机制,形成包含村民、学生、艺术家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创作网络。其创新性体现在:在方法论层面,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深描”技法,将稻作系统、节气民俗等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课程模块;在评价维度,构建过程性赋权指标体系,涵盖文化认同度、社区参与度等多项文化治理参数;在传播策略上,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打造虚实共生的文化传承平台,使晒场叙事、山歌编码等非物质文化要素获得当代转译。这种教育革新通过三重解域化实践打破城乡文化藩篱:首先消解课堂物理边界,使农田、祠堂等文化空间成为动态教学现场;其次重构知识生产逻辑,将村民口述史转化为可视化教材资源;最终形成“文化反哺-教育赋能”的共生机制,使美育课程从文化传播工具升维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媒介,为破解城乡文化资本不对等困境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二)参与式美育有利于在地美育教学的发展

复合型师资的严重匮乏导致教师常需跨学科授课,致使美育课程呈现碎片化特征。专业教师配比不足与教学理念的差异化,更造成美育实践存在质量参差和文化断层的隐忧。嘉玲院士曾指出:“扎根乡土、深谙本土文化的乡村教师,因其与社区的血脉联系更具教育持久性和文化契合度。”这一意见揭示了乡村美育师资建设的双重维度。乡村美育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精神重建的双重使命。其成败关键不仅在于艺术技法的传授,更在于能否激活乡村文化基因,构建“家庭-学校-社区”的立体化美育网络。通过在地化课程开发,使美育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从而培育文化自信、重塑乡土精神空间,这应是乡村美育转型的核心价值取向。

参与式美育作为破解乡村美育师资困境的创新路径,其学科统整性与在地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赋能机制。这种以实践为导向的美育模式,通过跨学科课程整合与本土资源活化,不仅降低了非专业教师的教学准入门槛,更在师生共建中实现了教学主客体的双向激活。田野调查显示,乡村教师群体正展现出积极的专业进化态势。他们既善用数字化工具突破资源边界,又依托在地知

识系统进行课程创新——从抖音短视频辅助民间艺术教学,到采集乡土材料开发校本课程,展现出文化转译者与教育创变者的双重潜力。在“知识重构-主体激活”的螺旋上升过程,使非专业教师逐步完成从知识传递者到美育催化者的角色蜕变,为乡村美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参与式美育有利于塑造“师生共同体”

参与式美育通过重构传统师生权力结构,推动艺术教育从“知识传递”向“主体共建”转型。其核心在于解构教师权威与学生客体的二元对立,通过三重路径实现平等对话:教师主动悬置制度性权威,学生突破被动接受者角色,双方基于艺术实践建立协商性创作关系。这种身份转变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科层秩序,使师生在审美经验共享中形成动态共同体。相较于固化“传道-受业”模式中单向度的知识流通,参与式美育强调双向交互机制:教师通过质疑预设教学框架释放对话空间,学生借由批判性参与重构主体意识。这种教学模式创新为艺术乡建提供了可实践的美育方法论,在激发主体创造力的同时,实现审美启蒙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构建。

当艺术创作者的教育自觉、社会工作者的方法介入与地方政府的资源保障形成合力时,“师生共同体”便能突破短期项目化运作局限,真正融入乡村美育的毛细血管,实现审美范式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增值。

(四)参与式美育使艺术乡建更好地服务乡村

参与式美育以“在场实践”与“文化赋形”为方法论,通过“三生融合”(生态、生产、生活)实现乡土美育重构:生态维度解码自然肌理,生产维度激活历史记忆,生活维度转化日常智慧。这种具身化实践使参与者在田野协作中建立三重认知跃迁——理解地方时空叙事,建立生命联结网络,习得共生感知能力,最终形成“共情-共创-共享”的价值闭环。

在参与式美育框架下,村民经历着双重生产性变革:认知维度上,其传统知识谱系与在地实践智慧发生化学反应,催生包含生态感知力、文化解码力、社群协作力的新型认知图式。实践维度上,这种认知迭代转化为“地方性知识生产-应用-传播”的闭环,既重塑乡村文化基因库,又形成抵抗资本异化的内生动力机制。乡土美学的解读、生态实践的践行、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推动乡村发展范式从外源驱动转向内源生长。

四、结语

参与式美育像一束双向生长的藤蔓——孩童的野花田埂与老农的犁沟诗行同样构成美学课堂,蓝染阿婆的指尖技艺和祠堂雕花的岁月纹路皆是鲜活教材。它拒绝将乡村变成艺术试验场,而是让非遗温度焐热文创设计,使节气韵律重构创作逻辑。当机械复制的网红墙绘褪色时,晒谷场上的几何阵列、方言民谣里的生态智慧、雨帘垂落的自然琴弦,这些带着泥土体温的美学觉醒,正悄然编织乡村振兴的经纬。艺术乡建不应是外来视角的强势书写,而该成为一部由土地、时光与人群共同执笔的立体诗集。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2] 黄政,《中国艺术乡建(第一辑)》[M],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版.
- [3] 《第二届中国乡村振兴高峰论坛文集》[M],东方设计学研究,2021年.
- [4] 王沁雪,《修武县家乡美学课本驻留创作——以开源的乡村美育课本为媒介的社会实践[J]》,《中国艺术》2021年第4期.
- [5] 程雪松,葛天卿,崔仕锦.摩登田野:艺术设计助力新海派乡村振兴实践[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产业+设计+美育’多维互动助推乡村振兴——以设计艺术学院为例”(项目编号:23JP02)的研究成果。